書商錯判讀者喜好 港閱讀調查成指標

為了保護知識產權並鼓勵閱讀與寫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5年起將4月23日設立為「世界讀書日」。自此，每逢4月23日(今日)，全球各地的圖書館、出版社、書局、學校、社區組織等機構均紛紛推出如贈書、經典朗誦、寫作比賽等促進全民閱讀的慶祝活動。而香港出版學會今年卻「化繁為簡」回歸本初，首次發佈本港「全民閱讀調查」報告，更在充分掌握港人閱讀習慣及閱讀動機後「對症下藥」，以改善閱讀風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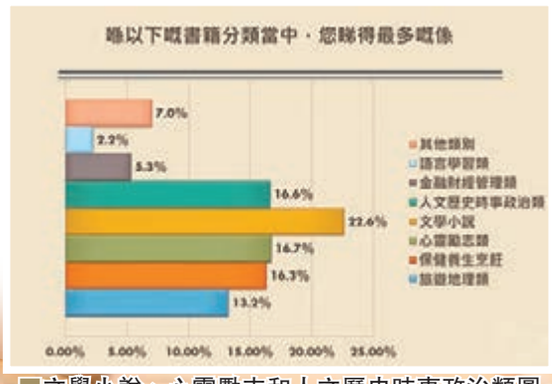
■左起：新論壇研究調查員陳志輝、香港出版學會會長李家駒博士、香港出版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池麗華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

香港出版學會會長李家駒在日前舉辦的調查結果發佈會上表示，於全民閱讀調查方面，香港分別落後內地及台灣十三年與十五年。缺乏詳盡的數據，出版界無法科學調整出版方向；業界也無法明確自身在地區間的定位；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推廣全民閱讀，投放資源時便「無理可依」。而準確且持續的調查不但可作為縱向研究的歷史基礎，還能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文化政策提供重要參考。基於上述原因，香港出版學會早前委託新論壇以隨機抽樣方式考察香港閱讀人口的閱讀頻次、消費習慣及閱讀動機。

三成市民一年不看書

新鮮出爐的調查數據顯示，在本年1月15日至2月6日期間接受音頻電話訪問的1,765位市民中，逾三成（31.2%）一年來從未閱讀過紙質圖書；而在有閱讀習慣的1,215人裡，離開校園時間最短的人群（18歲至30歲）中有近四成表示去年所讀的印刷書低於過去的圖書閱讀量。該數據表明，想要使閱讀成港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實任重而道遠。但更令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謝錫金與李家駒擔心的是，若照此趨勢發展下去，未來放棄閱讀的市民有可能愈來愈多。

謝錫金認為是次調查的結果與「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所提供的數據十分吻合。PIRLS是一項全球通用的測試，用於觀察小學四年級兒童的閱讀能力。在2011年最近的一次調查中，香港小四學生的閱讀能力於66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一。表面上看學生們的學習能力強，學習成績好，可細究起來其閱讀動機卻排在全球倒數第二，閱讀興趣則排倒數第三。謝錫金指出，若這批學生從學校畢業，脫離了教師及家長的監督，他們的年閱讀量或許將如本次調查所示逐漸減少。而他們成年後自然就成為了沒有閱讀習慣的家長，無法引導下一代去享受閱讀，長此下去將造成惡性循環。因此，發掘適當方法促進成人閱讀，在當下顯得尤為重要。



■文學小說、心靈勵志和人文歷史時事政治類圖書最受讀者歡迎。（資料由香港出版學會提供）

雖然部分受訪者承認過去一年內沒有看過紙本書，但排除這類被訪者後，在其餘68.8%具有閱讀習慣的市民身上卻體現出較高的閱讀質素。在不計算漫畫和教科書的情況下，受訪對象每月閱讀書本的中位數為2本，當中甚至有16.6%被訪對象每月閱讀書籍數量超過4本。一周閱讀時數中位數為3小時，19.3%受訪者每周閱讀多於7小時。但與該讀書量相比，民眾的購買圖書意慾卻不強，有近一半的受訪者主要以借書方式來滿足閱讀需求，而買書為主的讀者中，74.5%年購書開支低於港幣500元，分攤到月即每月購書預算不足42元。

港人愛讀文學小說

在李家駒看來，導致該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書局與出版商錯判了讀者的喜好。他說：「業界一直以為香港讀者較為實際，因此會偏愛旅遊、烹飪、保健類圖書。今次調查的結果卻出乎意料，原來文學小說、心靈勵志和人文歷史時事政治類圖書最受讀者歡迎。」謝錫金補充：「所以真正喜歡讀書的人必須去圖書館才能找到自己想看的書。」他更建議各大書局重新洗牌，不要讓店內最顯眼的位置全都被旅遊書和烹飪書所佔據，應調整書店佈局向讀者推薦值得一讀的好書，進一步提升讀者的閱讀質素。

基於香港所流行的借閱文化，李家駒提議出版界多與圖書館合作，結合時下熱點設置主題活動。他說，圖書館有其相對固定的讀者群，若出版界能和圖書館聯手邀請作家分享創作經驗，舉辦講座、工作坊，同時銷售圖書，既有助於出版社宣傳新書，又能將圖書館之舊館藏帶入新話題實為雙贏。除此之外，他還建議政府增加公共閱讀空間及設施，使民眾有更多機會輕鬆接觸書籍。例如參考台灣經驗，在公園、車站、博物館或大型商場內部建立迷你圖書館；或借鑑深圳去年年底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於機場及人流量大的車站開設借閱點。謝錫金也指出目前香港地區圖書館閉館時間過早，希望地區圖書館能適量延長開放時間為熱愛閱讀的上班族提供有利條件；或由政府按片區補助各屋苑建造小型圖書閱覽室，將出版從商業行為轉變為服務行為，讓讀者充分傳遞閱讀樂趣。

■「全民閱讀調查」報告發佈會現場。

業界推借閱權計劃

雖然借書行爲值得鼓勵，但其流行必然會對出版業造成衝擊，香港出版學會會長李家駒表示，爲了令出版業和閱讀可持續發展，目前全球已有約五十個國家及地區採取了借閱權計劃。香港出版學會也一直積極促進「借閱權」的引入，希望政府在不影響既有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前提下，補償本地作者及出版商因圖書館服務所帶來的潛在銷售損失，以支持更多本地作者投身出版和文學創作。

司馬文森 開創華語社會文學先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馬文森百年誕辰紀念會日前在北京舉行。司馬文森後人在會上，向香港《文匯報》贈送了1952年其在擔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期間，遭遇港英當局非法拘捕遞解出境後，香港《文匯報》社務委員會及全體工作人員寫的兩封慰問信複印件，以此作為歷史的見證。

司馬文森之女司馬小萌表示，1948年9月9日，在香港的反動派文特散佈謠言，中間路線混亂思想活躍之時，香港《文匯報》創刊。此後，《文匯報》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打擊反動派文特的造謠中傷，揭發美帝的破壞陰謀，把祖國建設的真實情況介紹給海外僑胞，成為一支有力的筆部隊。

自香港《文匯報》創刊，柯靈邀司馬文森為他編輯的《社會大學》欄目寫一個長篇通俗小說。司馬文森以何漢章為筆名創作了《南洋淘金記》，從香港《文匯報》創刊第二日——1948年9月10日起連載，每天一篇，直至1949年5月16日，一氣呵成。在東南亞華僑界引起轟動，很多讀者每天打開報紙首先看的就是《南洋淘金記》。《南洋淘金記》不僅開創了華僑社會文學的先河，也為香港《文匯報》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據悉，司馬文森1916年生於福建泉州。16歲在家鄉參加革命，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18歲時在上海加入左聯，是左聯最年輕的成員之一。

抗日戰爭打響後，司馬文森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主持職業青年及學生團體救亡運動，參加《救亡日報》工作，為喚起民眾投身抗日奔走呼號。在抗戰最艱苦的後期，他還領導了桂北游擊區的抗戰武裝鬥爭。皖南事變後，他堅守桂林文化城，從事地下黨的聯絡工作和抗戰文藝統一戰線的領導工作，奮筆疾書發表了大量紀實作品。據不完全統計，司馬文森發表的抗戰文學作品多達數百萬字。

後人贈信證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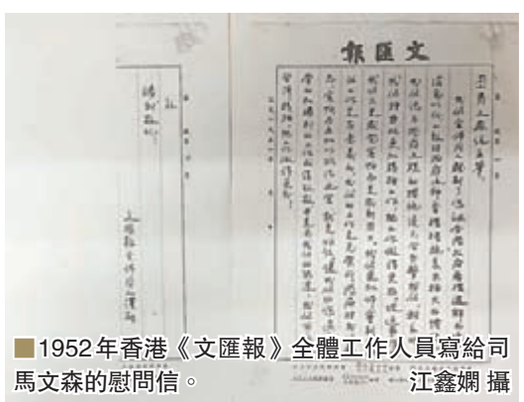
此外，在桂林、廣州、香港，司馬文森創辦並繼續發展《文藝生活》雜誌，組織發動通訊員運動，影響擴至東南亞及歐美多國。為引導香港電影健康發展，他也作出很大努力，編寫的《海外尋夫》、《火鳳凰》等多部電影上映，反響熱烈。他根據親身經歷寫就的長篇小說《南洋淘金記》，在《大公報》、香港《文匯報》連載，被譽為「開創了華僑社會文學的先河」，被評選為香港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的第五名。

據司馬小萌介紹，1952年1月10日，在司馬文森擔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期間，與電影工作者齊聞韶、馬國亮、劉瓊、舒適等8位電影工作者被港英當局非法拘捕遞解出境。香港《文匯報》的社務委員會，以及全體工作人員給司馬文森寫了慰問信。司馬小萌在活動現場將兩封慰問信複印件贈送給了香港《文匯報》，作為歷史的見證。她表示，希望報社工作的後來人珍惜先人創業的艱辛，站穩在海外堅持文化鬥爭的崗位。一如司馬文森所言，「那是一條精神橋樑，要緊緊守住它，鞏固它！」

■司馬文森女兒司馬小萌（中）接受友人贈送老照片。 江鑫嫻 攝

解放後，司馬文森為新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努力工作，他聯繫、推動、實施中國與印尼、阿爾及利亞、法國多個文化合作協定，成為新中國走向亞洲、非洲、歐洲的文化使者，為新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打開一扇扇大門。

■1952年香港《文匯報》社務委員會寫給司馬文森的慰問信。 江鑫嫻 攝


■1952年香港《文匯報》全體工作人員寫給司馬文森的慰問信。 江鑫嫻 攝

■司馬文森百年誕辰紀念會於北京舉行。江鑫嫻 攝

百年裸女

文：余綺平

一百年前，荷里活電影首次出現一位裸體女演員，轟動世界。一百年後，為了紀念此「創舉」，歐美媒體紛紛將她當年的裸體舊照刊登，以今日的暴露標準，小兒科矣；以今日的身材標準，她腿粗腰更粗，醜女一名。但是，她的精彩人生在百年後的今天視之，仍令人羨慕。

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澳洲悉尼的姬娜曼(Annette Kellerman)，父母是音樂家。她童年時腳部受傷，走路乏力，需要鑲鋼板去支撐腳力。父母將她送去學游泳，以加強腳力。十三歲腳部終於復原，十五歲學會了全部游泳花式，奪得第一個游泳獎項。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她囊括了全球女性游泳比賽的所有大獎。

一九零五年姬娜曼移居英國，是世界上首位橫渡英倫海峽（二十七公里）的女運動員，雖然失敗了，但姬娜曼名字已響遍歐美。隨之而來是名成利就，姬娜曼躍升為當紅模特兒，參與拍攝與海洋有關的商業廣告。例如，她潛水和魚兒合照、在水族館漫步、在海底跳芭蕾舞等。最著名的廣告，是從七十二呎的郵輪頂部躍進水裡。據說，一九一四年姬娜曼每星期的演出費高達二千五百英鎊，相當於今天的日薪六萬美元。

姬娜曼還有時裝設計天分。當年的婦女衣着十分保守，束腰束胸網底裙；泳衣的褲子須長及膝蓋，再加短裙遮掩。姬娜曼覺得短裙阻礙游泳速度，她設計了一件頭泳衣，棄穿短裙。一九零七年波士頓警方以姬娜曼的泳衣「不雅」罪，將她拘捕，告上法庭。法官後來接納姬娜曼的自辯，承認她的泳衣美觀，但她仍須穿裙落水，水中可以除裙。此案成為全球新聞，引起轟動，反而助長了她的時尚泳衣宣傳。

由包裝得密密實實的一件頭泳衣，發展到今天的三點式比堅尼，姬娜曼功不可沒。她代表了健康、活躍和自信的女性；她鼓勵女性拋棄束縛，成為現代女性主義者和婦解分子的象徵。一九一六年荷里活邀請姬娜曼拍攝默片《上帝的女兒》(Daughter of The God)。片中，她裸體坐在樹幹上，長髮垂於胸前，若隱若現。她其中一手輕輕掩胸，類似鏡頭在今天不足為怪，但在一百年前，它是劃時代的突破，成為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上》片在牙買加拍攝，姬娜曼如出水芙蓉，盡顯健美身材。片中她深愛王子，和當地民眾一起幫助王子抵抗敵人。其他角色還有撒旦、罪惡女巫、善良仙女和許多王子身邊的太監。當年放映場場爆滿，打破票房紀錄，部分地方曾經禁映，但不得要領。可惜，此片拷貝如今已無法尋回。

姬娜曼後來專注於推廣健美運動。她到處演講和出書，在加州經營健康食品店。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年八十八歲。歷史上第一位裸體女演員，只是姬娜曼精彩人生裡的一樁小事。她被世人視為女權主義者、游泳健將、演員、歌舞雜技員、作家和成功商人。她的一生，無憾矣！